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十一季

朋友发消息,说他们那里春天吃花,问我有没有兴趣去看看。我自然有。吃花这事,听着就新鲜。

坐了一夜火车,又换了趟汽车,才到他所说的那个小镇。镇子藏在山里,四周全是树,空气潮润润的。朋友在车站等我,见了,笑着说,来得巧,正赶上吃花的时候。

到他家,他母亲正在院子里忙。地上摆着几个竹筛子,筛子里摊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我凑近了看,有白的,有黄的,有紫的,一朵一朵的,都是花。

“这是棠梨花,”朋友指着那筛白的,“那是金雀花,黄的。那边紫的是杜鹃,这个白里带紫的是玉兰花。”

我蹲下来,一样一样地看。棠梨花小小的,一簇一簇的,像碎米粒。金雀花也是小朵的,黄澄澄的,开得像一只只小雀儿。杜鹃花大些,紫艳艳的,看着有点发憷——这也能吃?玉兰花已经掰成一片一片的了,肉肉的,厚厚的。

朋友母亲见我盯着杜鹃,笑着说,这个是苦的,得用开水焯好几遍,泡几天,把苦味去尽了才能吃。我心想,吃个花这么麻烦,可见是真爱。

中午饭,便是一桌花。

头一道是凉拌棠梨花。棠梨花在开水里焯过,捞出来,用冷水漂凉,挤干水分,拌上蒜末、盐、醋、香油。我夹一筷子,放进嘴里。那口感有些特别,有点韧,有点滑。嚼一嚼,有点像槐花,又不像。朋友说,棠梨花没什么味道,吃的就是这个清气。

第二道是金雀花炒鸡蛋。金雀花是黄的,鸡蛋是黄的,炒在一起,分不

清哪是花哪是蛋。我尝了一口,鲜。金雀花比棠梨花甜一些,嫩一些,和鸡蛋配起来,刚刚好。朋友母亲说,这个最简单,什么佐料都不用放,就放点盐,原汁原味最好吃。

第三道是玉兰花炸的。玉兰花片裹上一层薄薄的面糊,下油锅炸,炸到金黄酥脆,捞出来,撒上椒盐。我拿起一片,咬一口,咔嚓一声,酥得很。玉兰花肉厚厚的,炸过之后,外面脆,里面软,有一股淡淡的香。

最奇的是那道杜鹃花汤。杜鹃花是紫的,泡过之后,颜色褪了些,变成粉紫。和肉片一起煮汤,汤也是粉粉的。我尝了一口,汤是鲜的,花是滑的,没有想象的苦,倒有一股特别的香。朋友说,这个花要是不处理好,苦得没法吃。处理好了,就是这个味儿。

吃完饭,朋友带我去山上走。一路上,他指给我看,这是棠梨花,那是金雀花,这个山坳里全是杜鹃。他说,他们这里的人,春天不买菜,就吃这些花。从三月吃到五月,一样一样地吃过来,吃完了,夏天就到了。

我问,这么多花,不会吃绝了?

他说,怎么会。都是采的野生的,年年采,年年长。采的时候不能采光了,得留一些,让它们结籽。祖上传下来的规矩,一代一代的,就这么传下来了。

我听着,忽然觉得,这吃花,吃的不仅仅是花,是一种日子。



春日食花

顾青

当铅字遇上流量时代

王敏

深夜的编辑部灯火通明,油墨淡香与屏幕冷光在夜色中交织,见证着文字在时代更迭中的坚守与变迁。

每每回望,总会感慨时光匆匆。曾经,铅字是文字最庄重的表达。组稿、校对、印刷,每一道工序都恪守严谨,一字一句反复推敲,一事一理仔细核实。印在纸上的文字沉稳确凿,不容轻改,在慢节奏的岁月里,以厚重与真实构筑起信息信任的根基,沉淀出传统媒体独有的文化风骨。

可不知不觉间,数字时代的浪潮已然席卷而来。身边不少朋友与同行,纷纷投身新媒体。他们潜心创作爆款内容,打磨标题、追逐热点、紧盯流量数据,阅读量、点赞、转发、涨粉,成了日常最在意的事。有人为一段文字反复斟酌,有人为一则热点争分夺秒,有人为传播效果倾尽心力。这并非偏爱喧嚣,而是时代赋予的新节奏,其中的忙碌、压力与不易,身在其中的人都能体会。

在这样的浪潮下,数码文字以迅捷轻盈之势,重塑了整个传播生态。指尖轻划,信息便跨越山海;屏幕刷新,热点便瞬息更迭。新媒体的高效与多元,深刻改变了大众的阅读方式,碎片化、即时化的阅读习惯,让传统传播形态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,新旧对立的声音也随之四起。

然而历经时光沉淀便知,铅字与数码并非相互取代的对手,而是彼此成就的共生。铅字守住严谨、真实与敬畏,

是文字安身立命的根基;数码带来广阔、迅捷与鲜活,是文字贴近时代的桥梁。铅字的沉稳为数码文字守住底线,避免其在流量浪潮中迷失;数码的灵动为铅字文化拓宽边界,让传统的深度与温度抵达更远的人群。二者相辅相成,文字方能在时代浪潮中稳稳扎根。

时代在变,传播的载体在变,大众的阅读习惯也在变。从纸页到屏幕,从铅墨到数码,形式不断革新,却从未动摇文字最初的使命。无论载体如何更迭,文字始终传递真实、温柔与力量,在喧嚣中坚守良知,在浮躁中抚慰人心。

铅字藏沉香,数码显灵动。当铅字遇上流量时代,不是传统的落幕,而是传承与创新的相拥。流量喧嚣终会散去,文字初心历久弥新。载体会更替,形式会变迁,可文字里的真诚与责任永远不会褪色。在沉静与喧嚣之间,在过往与当下之间,文字始终以最本真的姿态,穿越岁月长河,连接人心,温暖时代。



荷叶茶

王全安

淮南真的没有“烟、酒、茶”吗?连许多本地人,也常常这么以为。

你可听说过“白天鹅”牌香烟吗?知道“煤城”牌吗?“老虎油”酒,是否也曾传入耳中?这些名字,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也曾响彻淮河两岸、大江南北。

不过今日,我们不提烟酒,只静静喝一杯茶。

其实淮水之畔,茶香自古未曾断绝。清嘉庆十四年(1809年),凤台县令李兆洛巡视焦岗湖水患,见百姓劳作艰辛,便顺手摘下湖中荷叶,煮水与众人共饮。一壶荷叶水,就着农桑闲话,倒也清润解乏。

荷叶入茶,早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已有记载:清热解暑,降脂消肿。古人视它为瘦身良药,今人仍借它消食祛腻。

暑气蒸人时,剪几片鲜荷煮水,独坐半晌,心静自生凉;若是血脂高了,取些干叶冲泡,日日饮用,温和调理。配上几枚山楂、一撮决明子,便是寻常日子里的养生茶方。

如今,焦岗湖边的匠人们以现代工艺,将这满湖碧叶制成“焦岗湖”荷叶茶。那一缕清香里,漾着淮南的往事,也飘向更远的远方。

原来茶香未必来自云雾高山,也可以浅浅地泊在一汪湖水里,轻轻地摇曳在一片荷叶之间。

草长莺飞的岁月

张莹

去内蒙古看望外甥女,她带着我走向草原深处。

云从天上走过,影子在地上漫游。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纤长,仿佛眼前铺开的,是一片坦荡前程。

我们一直流连,直到星子缀满夜空。那片星空让人沉醉。

一碗马奶酒下肚,周身便泛起微醺。

你可曾饮酒?酒后可曾成诗?可曾拨通最思念之人的电话?可曾与挚友倾吐心肠?

有些话,若当时不说,一生大概也不必再说了。

旅途长夜,倘若诗情未至,不妨推门而出,举目看一看那满天星辰。只要星空还在,人生便不算无枝可依——至少你能看清自己的位置,你就站在星空之下。

星空如此温柔,它教会我们与自己对话。许多心事,唯有在星空下,才能说给自己听。

其实我并不贪恋那样的时分。星夜往往寒冷,时常孤独,有时还有蚊虫,并不总是美好。可我依然愿将这样的时刻赠予你,让你看见。

千金散尽,尘埃落定。美物过手,已是人生幸事。

总有一些事物,承载着过往的光辉与荣耀,在流淌的时光中静默无言。你却依然能透过它,触碰到那段草长莺飞的岁月。

这样的相遇,或许就是生命的意义所在——只需一场相逢,便不负此生,曾在这片草原上走过一程。